



校长面对面

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席酉民： 国际化不是目标，而是基因

■本报记者 韩琨

今年是西交利物浦大学(以下简称“西浦”)开办十周年。经过十年的发展,该校已受到不少学生和家长的认可,在高等教育界内的改革与实验意义也持续引发教育专家、学者们的关注。

日前,西浦执行校长席酉民对话《中国科学报》记者,与读者分享了他眼中这所“真正国际化”的中外合办大学的发展特色。他并不欣赏外界冠之以西浦头上的“洋大学”称号,在他看来,西浦的办学理念和发展模式是符合全球发展趋势及社会需求的,也是高等教育应对各项变革与挑战的积极回应。

以学生为中心

正是高考结束,考生开始考虑择校的志愿问题。而在过去从无到有的十年中,西浦吸引了越来越多关注的目光,也得到了不少学生及家长的信任。那么,学校人才培养模式究竟有何过人之处,才会令学生和家不致因学费选择前来看呢?

对此,席酉民给出的答案很简单:“因为西浦真正把学生的发展放在心上。”

他进一步解释:“首先,从根本上来说,学校关心学生成长是天经地义的,这也是大学回归本质的一种体现。”席酉民认为,这种办学思路解决了学校发展的本质问题。

其次,席酉民表示,学校在对教育趋势、时代发展特征等理解的基础上,树立正确的教育观,这解决了办学的理念问题。“比如,西浦不会想要控制学生,而是重视培养他们的独立能力、责任感,释放他们的潜能等等。”

当然,解释至此,都是办学思路、教育理念等比较理论层面的内容,那么,怎样才能把上述理念真正落实到学校实践的方方面面呢?

席酉民告诉记者,西浦所做的第一步是“让所有人理解”,这里的所有人指的是与学校办学相关的利益相关者们,从学生到家长,从普通教师到学校管理及行政等支撑服务者们,其实还包括上级主管、同行和社会上的利益相关者。

“我们利用各种机会反复向学生及家长们解释西浦的教育理念,也在开学典礼、校园开放日等场合尽可能地让他们了解和体会学校的理念与文化。”他解释道,之所以非常重视“理解”这一过程,是因为理解是各方在实践方面真正改变行为的基础。

“最后,我们希望经过各方的努力,能够通过以学生为中心的各种实践创造出氛围,从而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种文化固定下来。”席酉民说。

5月20日,西浦在高等教育创新年会西浦教育论坛上首次发布《以学生为中心育人体系建立指南》(以下简称《指南》)。席酉民表示,《指南》既是西浦实践的理论总结,也是西浦希望在教育改革中发挥影响力的创新尝试。《指南》旨在进一步推动提升国内高校办学中“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引发高等教育界对国际教育重塑机会下中国教育如何应对外部挑战以及“以学生为中心”的育人体系的研讨和实践。

教学为生,科研为生

在采访中,席酉民提到,可能西浦在学生和家



长眼中的第一印象是“留学预备营”“出国很方便”等,但实际上,西浦不仅在教育上有很深的探索和成功的实践,在科研方面也十分注重。建校伊始,学校就定位为建设研究导向型大学,在学校下一个十年的发展规划中,科研就是重点之一。

对于西浦教师来说,进入这所学校教书并不容易,但进入这所学校之后所获得的自由空间却又足以令他们欣慰。

所谓的进入很难,是指西浦招聘教师时的国际做法。“我们都是面向全球人才招聘,考查申请者的学术造诣、教学及科研方面的积累或者潜力,以及其对教育的热情。”席酉民说。

据他介绍,西浦对教师提出的目标是“教学为生,科研为升”,换言之,教学是第一位的任务,而科研方面,教师可以凭个人兴趣出发,或借助学校搭建的科研平台进行校内和国内外的科研合作。国际水准的薪酬水平保障了教师的生活水平,同时学校不在科研方面对教师作限制,对于一些政府科研基金、项目的申请,学校也只是鼓励教师参与,并不设硬性考核指标。

“做科研,对于老师们来说,是个人兴趣的满足,也是他们自身在学术发展的必经之路。在这方面,学校给予了他们充分的自由,帮他们结合自身兴趣去探索和发展。”席酉民说。

在西浦,教师因为受到“教学为生”要求,对教学自然尽心尽力,科研可以从兴趣出发,除此之外,在学校的服务和管理方面,他们也“感觉不错”。

“最直观的例子就是,在西浦,任何老师可以

很方便地找到校长聊天或者反映情况。而这在一般国内高校中是非常难的事情。”席酉民举例道。

他还向记者展示了手机中一段某教师发来的微信文字。这位曾经在国内外某著名高校工作多年的教师向西浦感慨,西浦给予了教师的自由和支持实在是令他感动。

真正的国际化

近年来,国内有越来越多的中外合办大学陆续开办,除西交利物浦大学外,还有宁波诺丁汉大学、昆山杜克大学等,一些海外名校也开始来到中国大陆开办分校,如上海纽约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等,与此同时,国内大学尤其是一流高校也在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国际化水平,在教学科研等方面都越来越重视国际视野。

面对这种发展趋势,席酉民表示,我们应当对国际化进行正确的理解。

“什么叫国际化?提到这个概念时,人们最常见的理解就是指标层面的国际化,比如国际留学生比例、国际教师比例、英文授课的课程数量、是否选用原版教材等等。”他说。

尽管这些指标也是目前各种大学排行榜衡量大学国际化水平的普遍考查指标。但在席酉民看来,这种对于国际化的理解和追求未免有些肤浅。

在席酉民看来,国际化应当是一种大学的机制,大学为学生和教师提供整合国际资源和参与国际化学习和科研的平台,既包括硬件水准的国际化,也包括软件层面的国际化。而那些

“国际化应当是一种大学的机制,大学为学生和教师提供整合国际资源和参与国际化学习和科研的平台,既包括硬件水准的国际化,也包括软件层面的国际化。国际化的最高层次是师生员工包括大学真正成为世界玩家,可以在国际上有上乘表现、可以发声和参与规则制定!”

指标层面的国际化,应当是大学在国际化发展过程中顺带达到的水平,而非刻意追求的目标。国际化的最高层次是师生员工包括大学真正成为世界玩家,可以在国际上有上乘表现、可以发声和参与规则制定!

作为一所中外合办大学,西浦在创办之初就有着天然的国际基因,而谈到西浦的育人目标时,席酉民说,“世界公民”四个字是西浦的最终目标。

设定这一目标的理由也很容易理解:作为一所国际大学,西浦培养出来的学生,无论毕业后在哪里工作,都要有全球视野和竞争力,因为他们要在全球市场上拼搏和发展。

如何培养世界公民

那么,“世界公民”目标背后意味着应当具备怎样的能力呢?

“跨界、跨文化、跨专业的教育才能培养出世界公民。”席酉民说。

“要参与世界竞争,首先,需要一种跨文化的理解力。其次,应该拥有一种复杂的心态。”他解释道,我们过去训练人的时候基本上是科学的心态、科学理性的分析。但是,现实社会的复杂,让你必须有除了科学以外的对人的理解。

“此外,学生还需要学会整合思维,包括西方的分析哲学以及东方的整合哲学,如何有效地结合两种哲学思维。学生还应当不惧怕变化,积极地拥抱变化,擅长变化管理。这是未来跨文化管理必须具备的东西。”席酉民说。

席酉民坦言,这样的目标对于教育者提出了挑战,必须再定义大学,反思教育,重塑教学。他说:“就大学使命讲,我们看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怎么样培养,我们就会感觉到肩上的担子非常重。因为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教育,已经跟不上时代的需求。我们必须改进。”

在这样的挑战面前,传统的教师在上面讲,学生在下面听的教育方式,已经不是时代需要的教育。席酉民强调:“学生根本不需要简单地去记,一部iPhone基本上可以把大百科全书全装进去,学生想了解的东两西两可以查阅。”

席酉民告诉记者,他对西浦的学生和家长常讲一句话,“大学不是一个学知识的地方,学知识是一个过程,一个手段,大学是让学生通过学知识成长的地方”。

而现在,西浦在做的事情是把学校和网络同样变成一个资源平台,在具备这样的资源条件下,思考和探索让学生从一个吸纳知识点的气球变成一个有造诣的人。“我们试图通过改变教学过程,改变教学方法,让学生变成有造诣的人,同时实现有知识的深度、广度和高度。”席酉民说。

作为校长,席酉民希望学生具有全面发展的素养,而学生中日益涌现出来各种富于特色的个人发展案例,也让他十分欣慰。他们可以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适应且发展,也并未被大学教育所限制,而是获得了更“广阔”的探索空间。

“例如,毕业生薛伯特已经以电子音乐制作人和DJ的身份正式签约美国Tazmania唱片公司。而西浦给了他这种个性发展、自由生长的土壤。”他笑道。

现场

一次动漫人才培养的“化学反应”

■本报记者 陈彬

“我曾经是一个理科生,就是跳楼都要计算落地速度的那种。不过我已经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在新世界闯荡。”

说出此话的是北京师范大学一名叫邓佳镜的大一女生。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段话并不是她当面说给记者听的——事实上,记者根本没有见过她本人,只是在在一面雪白的展览墙上看到了她的这番告白,另外还有一张很卡通的自画像。

与邓佳镜一同出现在这面墙上的还有几十名学生,他们并不是来自同一所学校的同学,却都在大一时打开了那扇“新世界的大门”,并在那个“新世界”里乐不思蜀。

这个“新世界”有一个更规范的名字,叫作“动漫高端人才培养实验班”(以下简称“实验班”)。6月13日,首届两部三校“动漫高端人才培养实验班毕业作品展”及“四届动漫班课程展”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邓佳镜的这番话就是展览中,实验班学生众多告白中的一句。

全新的化学反应

说到实验班的来历,还要将时间推回到五年前的2011年。

那一年,根据国家关于推动动漫产业发展的总体部署,教育部和文化部决定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和北京电影学院实施“动漫高端人才联合培养实验班计划”,三校组成跨校联合体,并从2012年秋季学期开始,在三校新生中选拔21名本科生进入实验班,每校7名,招收四届。

“实验班的学生在第一学年,要依托北京师范大学的通识教育基础,接受人文素养和艺术基础课程的学习;第二学年要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开始动画学科学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学习,第三学年在中国传媒大学完成动画专业技术与创作课程的学习,第四学年学生返回学籍所在大学,但是可以跨

校选择毕业创作指导老师,并完成毕业创作与毕业论文。”对于这种培养模式,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周星表示,学生们在接触不同学校的同时,可以感受到中国教育体制中,专业院校和综合院校各自的优势。“他们将成为中国动漫最重要的创意创作人才。”

对于三所院校的优势,此次作品展开幕式的主持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于丹是这样概述的:“北京师范大学有着雄厚的人文基础,中国传媒大学则踞踞最尖端的技术前沿,北京电影学院拥有众多艺术家。三校联合不是简单的组合,而是一种全新的化学反应,此次作品展呈现出的就是化学反应后的全新模式。”

互补的知识背景

张童是实验班2013级的一名学生。很巧合的是,就在三年前的艺考中,还是高中生的他曾分别参加了北师大、中国传媒大学和北京电影学院的考试,而且全部获得了通过。考虑到自己的志向,他最终选择了北京电影学院。然而,当他进入大学的校门后,他发现其实自己当初无论选择哪所大学,最后他都会进入到一个实验班。

“这也许就是一种缘分吧。”张童说。

因为仅仅在大学生活开始一个月后就来到了实验班,因此,对于传统的动漫教育是什么样子,张童并没有概念。他只是觉得在自己的班里,来自不同学校的同学懂的东西很不一样,而且很多时候是可以互补的。

这种互补性其实正是开办动漫实验班的重要初衷。

据介绍,目前四届实验班中,共有三所学校的在校生70名,他们分别来自18个专业,其中包括英语、历史、心理学、生物科学、资源环境科学专业选拔进入的学生。“动漫班的一个重要特点,就

是学生是跨院校结合的,不同学校、不同专业的学生会带来不同的知识背景和文化视野。”在开幕式的发言中,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院长李剑平说,此外,实验班教师的辅导方式也同样打破了本校老师负责本校学生的惯例,而是同一个作品要由跨院校的老师共同辅导,从而保证学生在不同院校接受不同层面的教育。

这样跨校跨专业的交流和辅导,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在总结此次毕业作品展的作品时,李剑平说了这样一番话:“如果说这些作品中已经出现在了特别突出的作品,我觉得还言之过早。但必须承认的是,这些作品的整体面貌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打破了这些年来,学生们习惯的某些类型框架,风格上已经有所突破。”

清楚的未来方向

在此次展览的开幕式上,作为毕业生代表,实验班2012级学生范笑竹作了一个简短的发言。发言中,她说,感谢这四年在实验班的日子带给她的成长。

四年前,当还是大一新生的范笑竹选择进入实验班时,对她而言,这种联合培养动漫人才的模式是一个完全全新的新生事物。但她觉得这种模式好像很符合“世界潮流”。于是,很喜欢尝试新事物的她,选择来这里尝试一下。

这一尝试,就是四年的时间。

采访中,记者问她:“这四年在实验班的学习生活,与当初自己报考实验班时的设想有多大差距?”



▲大学生参观动漫高端人才培养实验班毕业作品展。 陈彬摄

范笑竹想了一下:“不能说‘差距’吧。不过的确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她说当初自己的设想还停留在幼稚的阶段。几年下来,她慢慢发现,原来世界这么大,各个学校的培养模式是这么不一样,大家又有着那么多不一样的方向。

“四年间,我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要找准自己的方向,知道自己将来要做什么。”范笑竹说。

如今,范笑竹已经被保送为北师大的硕士研究生。在本科阶段,她还和朋友一起开办了一家公司,走上了一条边学习、边创业的道路。这条路正是在实验班的这段时间里,她想清楚的。而对于这条路的未来,还在忙着和同学们一起照合影,玩自拍的她,也有着属于自己的一份期待。

同样满怀期待的还有在这四年中,见证他们成长的老师。正如中国传媒大学教务处副处长许一新在发言中所说:“实验班是中国动漫大师的诞生地,这是我们的梦想,但愿这个梦想最终能够实现。”

当他说完这句话,场下响起了一片掌声。

中国大学评论

6月2日,中国成为了《华盛顿协议》的第18个正式成员。所谓《华盛顿协议》,是于1989年由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爱尔兰、澳大利亚、新西兰等6个国家的工程专业团体发起和签署的。该协议主要针对国际上本科工程学历的资格互认,所有签约成员国或地区的工程本科学历的毕业生均应被其他签约国或地区视为已获得从事初级工程工作的学术资格。用大白话说,就是从此之后,我国的工程本科教育即使在美国、英国等老牌工业国家也是能够被承认了,而且拿着我国工程本科学历的学历文凭,就有资格在美国、英国等国家找工程师岗位的工作了。笔者得知我国正式成为《华盛顿协议》的成员后,非常高兴与兴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对于我国工程教育界甚至整个高等教育界而言,都是一件重大好事。对于目前我国高等工程教育的学生和家长以及未来准备接受高等工程教育的学生和家长而言,也是一件巨大利好的事情。

然而,让笔者没有想到的是,各种媒体对于这则消息的关注度非常低。笔者通过百度按照关键字搜索,发现仅有凤凰网、《中国科学报》等对这则消息进行了报道,可以说网络上对这则消息的评论与转载率是相当的低。这让我颇为担心起中国的高等工程教育来了。在去年,笔者曾经撰文论述过“逃离工科”的现象,认为尽管我国目前存在这种现象,但是这种现象在国际上不是一个新鲜事,所以,整体而言我对于我国的工程教育还是持比较乐观的态度。现在看来,非常有必要修正自己的观点。因为,“成为《华盛顿协议》正式成员”这一消息对于中国高等工程教育的利益相关方如此重大利好的事情,竟然少有社会大众对此进行关注。笔者还专门问过几个从事高等工程教育的教师,他们也表示对此毫不知情。

现在有一个时髦词叫作“未富先老”,大意是形容在我国人均收入并不高的情况下,老龄人口的增长却高于很多发达国家同期水平。笔者借用这个词创造一个新词“未富先去工业化”,也即工程教育、工程岗位对学生和毕业生的吸引力低于发达国家同期水平。毕竟现在越来越多的成绩优秀学生不再将高等工程教育视为自己的第一志愿,很多高等工程教育的毕业生宁可“学用不结合”也不从事工程相关的工作。这种现象其实对我国的未来长远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因此,无论如何不能让我国的“逃离工科”现象愈演愈烈,否则就可能陷入“未富先去工业化”的境界,这将会严重制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

鉴于此,笔者建议相关行政部门,应该充分利用好这件事,扩大我国高等工程教育的社会影响力,以让更多人选择高等工程教育;因为这绝对是一件提高高等工程教育社会声誉的好机会。具体而言,笔者有以下两个建议。

首先,加大对利益相关方的宣传力度。现在不但连大众媒体不关注中国正式加入《华盛顿协议》这件事,连很多高等工程教育的老师和学生都对此漠不关心。笔者询问了几个工程教育的老师,他们不但表示不知晓,而且还认为这件事跟自己和自己的学生关系不大。这说明必须向高等工程教育的老师与学生进行大力宣传,让他们知道这实际上能够给他们带来巨大的机遇。还要向产业界进行宣传,让产业界知道可以从中国创造巨大的商机。而且,宣传还要向中学深入,以鼓励更多优秀的中学生有志于投身工程教育与工程事业。

其次,有针对性地促成中国高等工程教育毕业生在《华盛顿协议》签约成员国与地区的就业。应该重点组织某些高校和特定签约成员国与地区的工程企业进行交流与互动,让这些高校的工科毕业生能够早日走向世界,这样就能够形成很好的示范效应,激励更多的家庭和学选择工程教育。与此同时,这样有助于扭转中国的高等工程教育更好地了解世界产业界的最前沿的需求,有助于推动中国工程教育更好的发展。

总之,笔者认为社会各界对“中国成为《华盛顿协议》正式成员”这则消息不太关注甚至可以说是漠不关心,这是一个危险信号,应该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因为这是当年社会“逃离工科”的一种反映。如果“未富先去工业化”成为事实,那么很有可能使得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功亏一篑。相反,相关行政部门要充分利用这个契机,大张旗鼓地宣传“中国成为《华盛顿协议》正式成员”对普通工科学生的影响与机会,并且有意识地促成中国高等工程教育毕业生主动走向世界,相信这样有助于扭转中国高等工程教育“逃离工科”的现象,进而推动全国的工程教育走向一个新的高峰,最终助力我国的“全面建设新型工业化”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

应该更多关注中国成为《华盛顿协议》正式成员

李锋亮